

## 在清华延续我的围棋生涯

▶ 刘燕欣

我学围棋是小学到初中时期的事，大约在1973~1977年间。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，围棋活动虽然无法和乒乓外交相提并论，但作为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也发挥了积极作用。我刚好赶上了“文革”后围棋作为体育项目的恢复期。

有两位恩师必须要在这一致敬一下。一位是沈尺卿，圈内人可能不太知道她，但圈内人说起“沈领队”，恐怕无人不晓。我认为她是围棋界的女中豪杰，据说与沈君山有家族渊源。她一生致力于围棋事业的普及和发展，曾是北京队领队。沈领队从1972年开始奔走呼吁，在北京什刹海体校恢复围棋项目，并四处招募“能在棋盘前坐得住的小孩子”来学棋，我那时就是这样被沈领队看上，进了什刹海体校。我另一位恩师是张福田，他算北京围棋界的前辈，一生奉献给围棋事业。张先生当时是北京棋队的教练，成人队、少年队、儿童队（总共十几个人）都由他执教。大约有3~4年时间，我每天上午在学校上课，下午就去体校下棋。张先生安排我们每天下二盘训练棋，几乎每盘棋都有求必应

刘燕欣 |

清华经济管理学院1980级校友。在校时发起成立清华学生围棋协会，并任首任会长。毕业后曾在国家机关和外企工作，后回到清华经管学院工作。现任清华经管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。



地给我们复盘。我所谓的围棋“幼功”，完全是在张先生门下练成的。那时聂卫平还在黑龙江建设兵团，他每次回北京，都会来我们棋队看张先生，鞠大躬，上好烟，执弟子礼。

实话说，我不算学棋的好苗子，始终觉得愧对自己得到的机会和名师的培养。学棋对我来说，就是一段少年时代的课外生活，也是一段不可多得的人生经历：一来有幸与围棋界最优秀的一批师友为伴；二来围棋让我从小有机会获得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“落子无悔”等重要的人生体验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几乎顺理成章地停止了在体校的围棋训练，开始了一个正常中学生的学习生活，并于1980年考进了清华。

因为有这段特殊的“科班”

学棋经历，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算围棋界的大半个“业内人士”。以至于到大学后，只要有和围棋有关的活动，都觉得自己责无旁贷。几年不下棋，偶尔也会技痒，1981年，我报名参加过一届北京市运会的围棋比赛，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地得了女子亚军，得到围棋生涯里唯一一块奖牌作为纪念，这更鼓励了我在清华重续围棋前缘。

清华对体育的重视在高校中恐怕无人能出其右，每周有正式的体育作业，体育课要上4年，在我考入其他高校的同学口中，都是匪夷所思被当成笑话讲的，就像今天清华被称为“五道口男子体校”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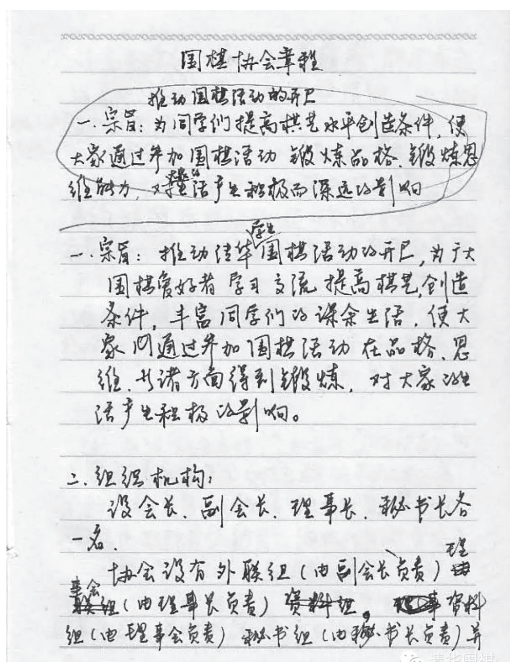
学习尚不能耗尽的旺盛的青春精力，除了在运动场上挥洒、



刘燕欣（左）与聂卫平



围棋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棋赛



围棋协会章程（部分）

厮杀，智力竞技游戏，如桥牌和围棋在同学中也悄然流行起来。不记得当时的学生会（林炎志和宋军时期）通过什么渠道找到的我，让我组织围棋活动、筹建围棋协会。

我找了另外两个在什刹海体校学过棋的师妹（一个是无线电系二字班的王敬红，一个是化工系三字班的乌兰），搞了一场“一对三”的打擂赛。据三十年后有人回忆，校园里贴出大红海报，就像下了英雄帖，当时现场人山人海，我们三个女生守擂，大家（记得几乎全是男生）排着队和我们车轮大战一晚。现在想起来我们有点欺负人，就算是一以打三，业余的初学者也很难敌过我们这些在体校练过“幼功”的人。可能也遇到过稍微强劲点的挑战者，但当时扎扎实实地让我们获得了“一妇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快感。后来还有过在路上被不服的同学拦下约棋的事。

社会上的围棋热源自从1984年10月5日，延续到1985年11月20日的中日围棋擂台赛，也造就了聂卫平、江铸久这两位当时家喻户晓的围棋英雄。但一张旧棋谱，证明在清华大学学生中兴起的围棋热，早于这个时间。

从棋谱上记录的时间看，清华大学学生会成立围棋协会的日子是1983年12月13日，应该是受当时校学生会委托，让我组建清华围棋协会，我也翻到过自己手写的围棋协会章程。

也许得益于当时社会上的围棋热还没有真正兴起，我记得没费太多周折，就请到了当时国家围棋队领队王汝南老师，他还带着几乎半个国家围棋队来给清华围棋协会的成立大会捧场，更派出顶尖国手聂卫平和马晓春做了快棋表演赛。

还记得当时主楼后厅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场面十分热烈，也算当时校园里的一件盛事了。

围棋作为一项智力较量游戏，其实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，考验着人的品格、意志、毅力、信心、决断和勇气。

虽然现在已经很久不下棋了，但围棋给我青春带来的色彩却永远鲜亮。受命成立清华围棋协会，并在校园里推波助澜掀起围棋热，也算用某种形式回报了老师们的不弃和培养吧。